

三國雜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4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11  
D264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國雜事二卷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紹聖中登  
進士第調利州治獄掾選閩中令入為宗學  
博士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為高  
英賦內前行謫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  
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  
三十六條併自序一篇後人皆編入庚文集



010190558377

48-8751



若宋志載庾集二十二卷與今本同似此書  
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庾集十卷  
知今本折其一卷為兩卷又益以此書二卷  
為二十二卷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所載此  
書亦別為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為二  
卷以還其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庾之文長  
於議論今視其論諸葛亮寬待法正及不踰  
年改元事論荀彧爭曹操几錫事皆故典前

人相反至亮之和吳本為權計而以為王道  
之正亮拔西縣千餘家本以招安而以為擾  
累無辜皆不中理又謂高無建立之說謂張  
掖石圖即河洛之文而惜無伏羲神農以識  
之尤為紕繆然其他議論可採者頗多醇駁  
並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論者之所節取耳



三國雜事卷上



宋 唐 庚 撰

諸葛丞相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書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知畧為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愛六韜述兵權畧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寔韓子引純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



無善惡要以對病為妙萬金良藥共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直為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評曰盛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骨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讐朕之所望于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家郭進為西山巡檢按山原本作山西今據民訴進掠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配女常得小民令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案宋史李漢超傳漢超任閩南人有訴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謂之曰漢超朕之貴臣為其妾不愈于農婦乎貢而遣之密諭漢超曰急遣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可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援此則奪女事乃是漢超所為此云郭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進疑一事而傳聞異詞



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

荀彧稱曹公興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曹公由是不平或以愛卒論若曰或叶規曹

氏案叶字三國志註作協考許慎說文以傾漢祚  
解字曰協或作叶則本一字而異文

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意欲尊周耳

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

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

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

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

勤王之功文若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

究其終始幸與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必非

之

○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為一龍歆為首原為

腹寧為尾魏畧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款為之者則款之為人可知  
矣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款勒兵入宮收后、閉戶匿  
壁中款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然  
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賈  
翊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辨此何至使款為之款  
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款決不得為  
賢者陳壽附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  
款至作寧傳又稱其原款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款獨無操

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  
友矣此公余之所未解也夫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  
位既已逾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  
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愛則遣上將向  
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



始議如此至是則天下寧有愛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戒門下趨嚴門人問  
曰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  
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而所知也即隨使者

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于袁氏從辟于曹公門人恠之疇笑而  
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于吳良曰先帝召鄉  
不至及從驃騎遊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sup>得</sup>以禮

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耳疇之用意蓋亦如  
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  
不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  
矣

○曹公定鄴祠袁氏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誅  
賞將以懲勸而盡哀乎逆臣之家為政之道躓矣  
匡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道乖好  
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于項氏曹公遵謬于此舉



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利人于市下車而哭之况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其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石<sup>古</sup>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  
于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為過古者人君雖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即名之為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為



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為嬖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為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志壁其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為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

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于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越以三十萬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于昆陽黃巾以百万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于合肥隋以九十萬敗于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護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于烏林是



歲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年  
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  
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  
易得其其敗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闕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  
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咲曰極知曹公  
待吾之厚然吾受劉將軍之恩終不可留要當立  
效報曹公而公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

賞賜羽悉還封拜書告辭歸先主於袁軍左右請  
追之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羽為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謂順矣然戰國之士  
不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順矣然戰  
國之君不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封還所賜  
擇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  
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贖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  
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



私其力于已，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烏乎嘗論曹公曰：「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刑正持節策權為吳王。

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畧以為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

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為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建國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矣，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征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同然，無足恠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至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既而魏責任子推不能堪，卒叛之，而為天下笑。方其老急之時，群臣無魯仲連之議，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而陳



壽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  
之聞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為正權對曰當  
以天文為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  
此其證也

權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  
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  
星占曰心為大主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

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  
石雖借觀其強弱常占昴宿左闕太微紫宮並以記載  
考之流星入紫宮而聽<sup>聰</sup>殞慧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  
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  
典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闕江東無故而委<sup>季</sup>龍頻羊南闕  
此復是天公憤、無皂白之証也噫人之責天亦大群  
矣為天者不亦難哉

先王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于涪謂龐統曰



今日之會樂美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王曰武王克商前歌後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于樂典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為心其戰也本所以愛民之心為心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不足恠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失而後禮道至于禮<sup>其</sup>喪去本遠矣而况于兵

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六無之恠者言樂典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昭尚書令<sup>陳</sup>羣太史

許芝謁者左僕射諸葛誕各有書典諸葛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奉國稱藩不報

魏之群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局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容禮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漢不為



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親敵國非東  
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為他日叛去何以處之  
殺兵誅之則勢有所不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  
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德蓋將為  
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  
如呼韓之時彼來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強之  
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為亮  
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

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于九郊置南北郊是時荊州  
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于郊惟魯得用郊祀之禮聖人之所  
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為大盜于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  
甚重若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  
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祀白時周不即禁卒舉  
天下而與之名今亦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



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險天下愛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秦川先生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歎曰代居常山北而徙<sub>從</sub>山南

有之遠乃立子常為代王以代郡雁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sub>便</sub>使若其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州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桀之取其近于時切于事者而已權備之知誠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漢晉春秋曰孫皓聞羊陸和交以詰于抗抗曰臣

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節而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為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



分處方面之任而私禁外之交此非以稱年陸之美也

三國雜事卷上

三國雜事卷下

宋 唐 庚 撰

操征柳城備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  
遷惠王襄王于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維絕功效既著  
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  
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  
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



負誇于諸侯則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  
表能勤王如桓文邪雖不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  
其不然雖襲許遠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負  
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會馬謖敗三  
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杰子其後德薄不  
能保有黎庶則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損之

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  
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  
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峭隴之民曉然  
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  
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  
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徙達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  
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郡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  
爾者此吾所以為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  
元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哀原之亮  
曰法者天下所<sup>共</sup>奈何以情相迫耶當思可以釋  
此者元曰赦有大小或天下或千里或百里隨意  
所及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王諸侯王有辜當  
誅丞相御史典克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其共列侯二千石議之于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

等謹<sup>典</sup>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其廢勿土或削地若干夫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  
致法者人主以道於今亮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  
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侍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  
地業之

漢時別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  
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



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林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鑄屢南郡而備領荊州牧若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備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云合良平蹠<sup>蹠</sup>之幾而周瑜獨以為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吳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万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率五萬之衆以襲許春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有荊州亦不能辭此信天命有在哉

孫權稱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而名休弗順且絕

之孔明以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  
時諸侯皆借矣孟子以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  
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上者有所不誅孔  
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借擬未可以遽責此  
王者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論由由權問潘濬言五千兵足  
以禽由論因諭由仲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卧不屈權與致之濬伏  
床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由欲以  
武林自拔歸蜀濬為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所厚又  
何薄也意者在君為君有不得而然者乎吾聞樂毅去  
燕適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皆之事燕猶今之事趙  
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謀况其國  
乎使樂毅惡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無罪  
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故  
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為二十四篇魏諸葛氏集上  
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揚晉武帝踐祚祚  
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詰融既魏武之讎恨而死  
六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豈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  
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  
存焉此吾所以時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陳

羣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開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  
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為大將軍  
開府京兆此何理也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  
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歎之是時中原人物  
推陳長文為第一今長文亦為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詔帝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  
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  
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人之欲  
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  
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  
忠每事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而失信於天下吾

不為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  
者何也操美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  
不若美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  
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圓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  
一寸圍五丈八尺蒼質而白理有若麟<sup>者</sup>若鳳者  
有若席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



字彖者其字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為魏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  
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政莫能通其義而  
陋者以為魏晉之符被魏晉何之通安知其非八卦九  
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况於人乎可  
勝歎哉可勝歎哉

蘇則為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  
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以策名新朝復懷  
戴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盛謂戴  
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高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  
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  
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  
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烏喜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  
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  
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  
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羣羊臣沒入生口唯欲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  
秋著以為譏孛戮之家國刑所肅縱在哀於理無  
偏宥歆居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受嘉賜獨  
為君子可謂匹夫之仁弱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  
其議論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  
名為偏宥哉使盛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  
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為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史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若此之類猶未周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備  
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



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  
若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  
者書崔杼者二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  
時掌者通知天人而卜與廢者二不純用蓍龜太史伯  
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又必與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  
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  
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已任而又  
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  
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輝  
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安  
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為正遂改  
是年二月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為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為正周  
得天統以建子為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義和舜典巡狩  
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



備其書傳於後古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祀以為可  
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  
為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為夏以建  
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  
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  
以建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  
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  
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為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  
通夫以建子為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  
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為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  
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中  
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  
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  
年則士元物故尚末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



先主始正漢中是歲陶羽卒明年黃忠沒正卒又明年  
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  
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  
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勲舊於是乎盡  
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  
傳稱少共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  
時年總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  
而進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甲午夏日寫  
乙未夏日校

水雲園



